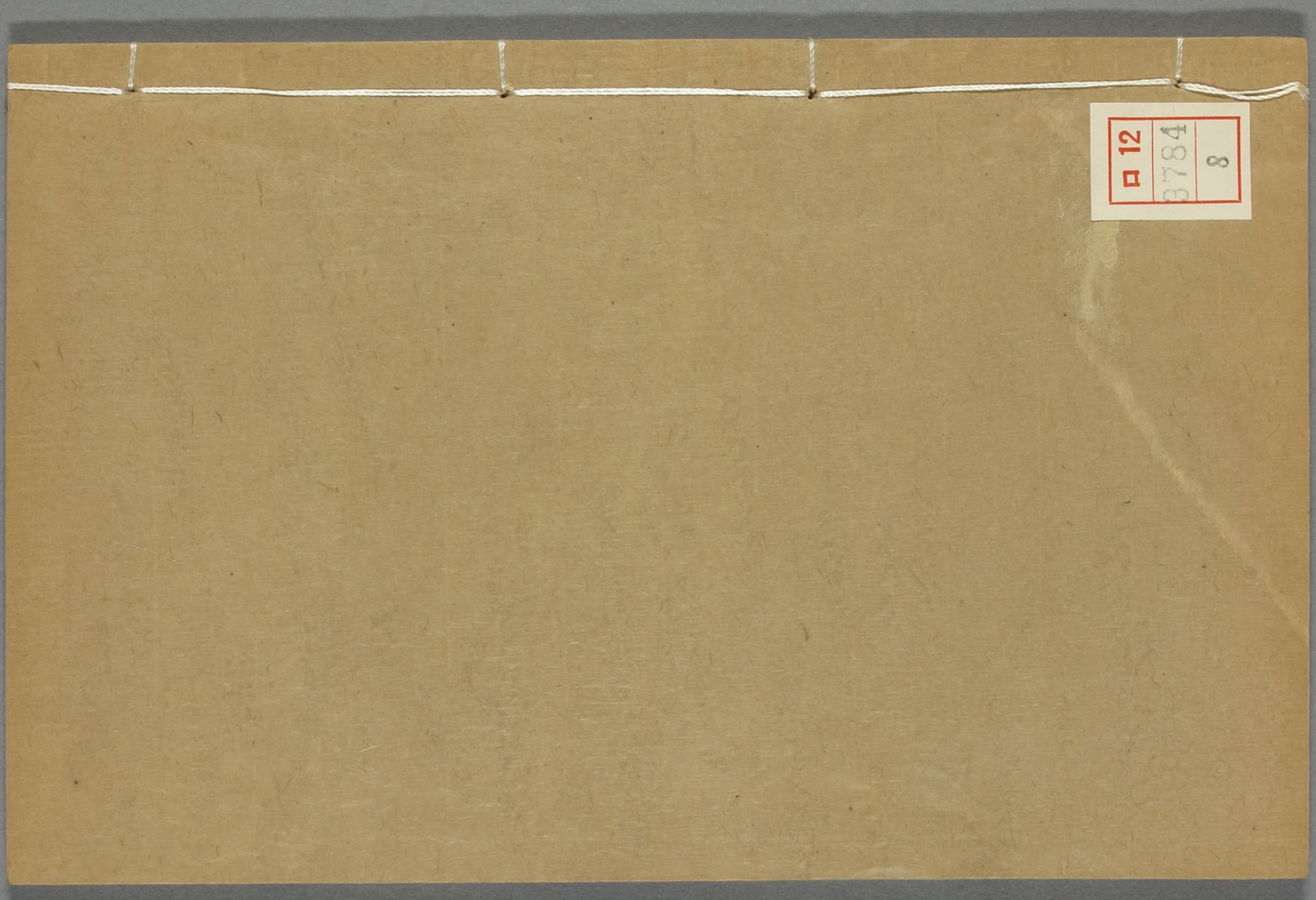
□ 12
3784
8

□12
3784
8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注 史遷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馘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

疏 史公說見晉世家節載此經文孔安因作晉文侯命國故也案十二諸侯年表晉文公五年周襄王之二十年也歲在乙丑又周本紀云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本紀因晉文公納王而終述二十年錫命之事也新序善謀篇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

〈99-991〉

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案書序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無平字則書序不以文侯爲仇王或是襄王也劉向所引書多今文則今文說亦以爲文公重耳也馬氏不以義爲文侯名亦同古說據釋文云義本亦作誼故馬氏不以爲文侯仇字也

王若曰父義和 注 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鄭康成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義一作誼 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若爲順者釋言文稱父者說文云父家長率教者也諸侯之長故以父稱之義和者釋詁云和會也言以義會合諸侯馬氏不同鄭說亦以文侯爲晉文公重耳也鄭注見書疏云義讀爲儀者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儀是也云儀仇皆訓匹者俱釋詁文釋詁仇作逑云名仇字儀者晉世家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

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三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鄭以文侯爲文侯仇王爲平王故以義爲仇之字但文侯名仇見春秋左氏桓二年傳及晉世家其字儀則未見所出也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敘晉文公城濮之捷獻俘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注云以周平王言晉文侯仇之禮言晉侯則鄭說杜注所本也此蓋衛賈之義馬不從之義釋文云本亦作誼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 注 史遷克作能升作登昭一作卲敷聞在下 注 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疏 丕與不通語詞詩文王云顯光也克者釋言云能也愼者釋詁云誠也明與孟通有周不顯傳云不顯顯也釋詁云孟勉也昭升于上者詩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

于天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昭見也箋云其德著見于天敷者詩傳云布也聞者詩文王云令聞不已箋云聲聞言光顯之文武能誠勉其德著見于上布聞于下也史公克作能者釋言文升作登者典引云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於上是今文尚書升爲登與史記同敷又作鋪也班氏訓上爲堯下爲漢則今文以文武爲上今時爲下如微子云底遂陳于上敗厥德于下今文書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昭明者說文昭日明也云上爲天下爲人者詩文王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云言文王升接于天下接人也昭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注史遷惟三體石經作卻

作維王作武疏時者釋詁云是也集者詩傳云就也詩文王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史公惟作維者今文惟皆作維文王作文武者詩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亦惟先正注鄭康成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克左右

昭事厥辟疏正者釋詁云長也釋言云尹正也左右者相近釋詁云劍勉也厥者釋言云其也辟者釋詁云君也言亦惟先世之臣能導助勉事其君也漢書谷永傳永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說之云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注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案永時未有僞古文當用此經顏氏誤也鄭注見魏志武帝紀注云先正先臣者綱衣云昔吾有先正注云先正先君長也君長兼公卿大夫而言故鄭云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注越一作粵疏越云于也釋詁云循也率者釋詁云循也從者鄭注樂記云順也釋詁云肆故也懷安也言於小大謀道無不循順故先祖安在位也嗚呼閔予小子嗣注閔一作愍嗣一作祠造天丕愆疏閔者詩箋云悼傷之言也嗣者釋詁云繼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疏

也造同遭周本紀兩造集解引徐廣曰過一作遭愆說文同訾釋詁云過也珍者釋詁云絕也資者詩傳云財也澤者趙岐注孟子云祿也侵者廣雅釋言云淩也戎者說文云兵也侵戎猶戎侵純者釋詁云大也歎言傷悼予小子嗣位遭天大過咎絕財祿于下民寇兵大侵犯我國家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也閔作愍嗣作祠俱見三體石經愍即憖字从毋从民心閔字古文也見說文云閔弔者在門亦悲閔之義也嗣作祠者說文亭古文嗣字純爲大不詞古屯純通字蓋言兵侵者爲我國家屯難也

俊在厥服注 或一作克俊下一有咎字服一作躬疏 即者詩傳云就也或有通字御事主事之官俱見上疏俊者釋言云髦俊也服者釋詁云事也言就今我主事之臣無有老成俊髦任其事者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注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壽賢者與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

厥躬乎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是今文或一作克俊在厥服作咎在厥躬也文穎又云賢者蓋釋俊字則今文者壽俊下**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疏 克者釋詁云勝也惟祖惟父江氏聲以爲祖行父行之諸侯或即謂祖禰在天之靈也伊者釋詁云維也恤者說文云憂也收也言老成賢俊既少我則不能勝任謂我祖禰有靈當收恤我身也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注 史遷績作繼疏 績者釋詁云繼也功也永者詩傳云久也綏者釋詁云安也歎言子遭叔帶出奔失位有繼令子一人久安在位者文公之功也史公訓績爲繼釋詁文綏俗字當從說文爲綏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注注 紹一作昭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注注 汝一作女紹一作昭疏 紹者釋詁云繼也顯祖謂文侯仇受平王錫命釋詁云肇敏也刑法也敏者亟也會謂會合諸

侯文人者詩傳云文德之人也言汝能繼乃光顯之祖文侯仇汝能亟法文武以合諸侯安王室繼乃君之王業是能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作女紹作昭見三體石經

汝多修扞我于艱注 扞一作

作戰若汝予嘉疏 多者司馬法云上多前虜鄭注周禮云戰功曰多修者詩傳云長也捍者杜預注左傳云衛也說文作敢云止也引周書此文一切經音義九云古文敢戰捍扞仟四形今作杆同艱者詩傳云亦難也嘉者釋詁云美也言汝戰功甚長衛我于艱難如汝者予嘉美之扞說文作戰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止也今說文扞忮也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

視爾師注 爾一作尒

鹵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注 盧一作旅

疏 釋詁云師衆也齊賜也說文齊賜也說文作賚引周書此文爾作尒云籠黑黍也一梓二米以釀也或作秬者說文云籠黑黍也一梓二米以釀也或作秬

鬯以秬釀鬱艸芬芳倏服以降神也彤者說文云丹飾也詩傳云彤弓朱弓也盧者鱸省文說文云齊謂黑爲鱸何休注公羊傳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釋文云出司馬法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士盧弓備用也馬四匹者一乘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四匹一人注云四馬爲乘曲禮疏引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伐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則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敎誨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議堅彊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頃賜之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之秬鬯以歸祭祀是其文也王制疏云尚書大傳云以兵屬于得專征伐者賜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盧弓大弓

合七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是盧弓一又作盧弓十案九賜有車馬春秋左傳廿八年襄王賜晉文公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卽此云馬四匹是也三體石經視作眡盧作旅說文云眡眡貌盧作旅者假音字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云旅弓矢千注云旅黑弓釋文云旅本或作莤陸氏誤也旅字俗从元周禮司儀職旅儐注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是旅卽盧之假借字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簡一作柬用成爾顯德

玩

也惠愛也康靜也寧安也簡大也荒者周書謚法云好樂怠政曰荒恤者說文云憂也收也言父其往哉安遠如近愛靜小民無荒怠貪寧大收恤汝國都以成汝顯著之德也鄭注見書疏云都國都鄙邊邑者說文云都有先君之舊家廟曰都詩箋云城都之域曰都鄙者杜注左傳云邊邑也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鄙

注

三體石經作柬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文侯之命第廿八終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秦誓第廿九　周書廿　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廿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注史遷說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中曰疏史記說見秦本紀封者杜氏注左傳云埋藏也案左傳作誓在晉襄公之後史公以爲在敗晉人報怨之後者白虎通號篇以邦之榮懷知秦穆公之霸是今文說也

公曰嗟我士注史遷士作士卒鄭康成曰誓其羣臣下

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疏 秦伯稱公者自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會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嗟字當爲譽隸省文譁者說文讙譁轉注首者釋詁云始也鄭注曾子問云本也史公士作士卒者以此時誓于軍中也鄭注見書疏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者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敗殷即是國危故當爲告羣臣及萬民也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疏 民者詩靈臺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冥也鄭注呂刑亦同訖者釋詁云止也若者釋言云順也盤者釋詁云樂也俾者釋詁云使也此述古訓言民冥無知止以自順是爲多樂耳然責人此無難惟受責于人如流之順是惟艱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疏 逾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益也邁者釋言云行也者江氏聲引詩傳云旋也又引詩釋文云本又作員言我心之所憂日月益行如弗旋來言悔過如不及也云一作員者書疏云員即云也則今經作云後人所改困學記聞云周益公曰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名必大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疏 古者詩傳云故也廣雅釋詁云始也忌者說文云憎惡也姑者詩傳云且也言惟始之謀人且將以爲親附悔不聽故舊之言也說文有近之謀人則以未盲就予而憎惡之惟慧云毒也周書曰來慧慧益即此文未就予忌未來形相近忌慧聲相近春秋左氏定四年傳云慧間王室注云慧毒也釋文慧音忌詳其義或謂來就予而反毒之廣雅釋詁云諛毒也義與忌相近慧慧衍一重字或脫子字古之謀人謂杞子也據春

秋左氏僖三十二年傳諫穆公襲鄭以爲勞師襲遠者爲蹇叔公羊穀梁則蹇叔與百里奚同諫秦本紀同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公穀史記皆云蹇叔百里奚同送其子而哭之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傒子西乞術白乙丙蹇叔子左傳載三帥之名爲百里孟明明百里奚之子譜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則此經古之謀人下文詢茲黃髮番番良士一个臣皆兼指蹇叔百里奚二人言也又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注）史遷說爲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云一作員愆一作僊（疏）尙者釋詁云庶幾也詢俗字當爲恂釋詁云謀也黃髮者詩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耇傳云黃黃髮也疏引舍人注釋詁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愆亦過也言雖則言親今之謀人庶幾猶謀諸黃耇則無所過也史公詢作

謀罔作無愆作過皆釋詁文漢書韋賢傳李尋傳注師古引秦誓俱作雖則員僊序禮事篇引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李尋傳注愆作僊从籀文新所愆北堂書抄諫諍部引作慼

我尙有之（注）番音近皤說文云皤老人髮白貌也江氏聲云秦本紀說此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番番屬于黃髮則番番爲老人狀貌僞傳以番番爲勇武非也旅卽膂省文說文云呂脊骨也或作膂廣雅釋詁云善也旅卽膂省文說文云呂脊皤白頭貌良者詩傳云善也旅卽膂也史記正義云番音婆字當作皤聲之轉尙者詩箋云猶也王氏念孫云膂力一詢茲黃髮下文亦尙一人之慶三尙字不同詁也言番番然白頭之善士旅力既過我猶有之

佸佸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注）文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任佸佸之勇云祁彌明力士也佸然從趙盾而入何氏注云佸然壯壯也引周書此

勇貌俱與此經義同言壯勇之夫射御不違矢我尚不欲其如是江氏聲云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誓追悔戍鄭之事則勇夫即謂超乘者違者後漢書注云失也廣雅釋詁云離也馬注見釋文云無所省錄者漢書董仲舒傳集注云錄謂存視也蓋言其恃勇無知不能有所省察存視也惟截截善諞言注馬融諞作偏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要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截一作諓諞一作蹁又作譣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注辭一作忘皇一作況疏截截者說文有諓云善言也又云諞巧言也引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諞佞今論語諞作便鄭注云便辨也謂佞而辨是截截善諞言爲便巧辯佞之言也說文又有戔云戔賊也引周書曰戔戔巧言蓋說文用孔氏古文亦兼取今文故兩引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作諓諓注云諓諓淺薄之貌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諓諓者乎注云諓諓巧辯之言李尋傳亦云穆公說諓諓之言截與戔諓俱聲相近廣雅釋訓云諓諓善言也公羊傳諞作蹁注云蹁猶揙也楚辭劉向九歌云讒人諓諓注云諓諓讒言貌引尚書諓諓靖言偏釋文云又作譣聲與戔諓亦相近靖善亦巧也易辭公羊作易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易者廣雅釋言云輕也說文辭从台簡文與怠聲相近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義之不圖俾君子怠與公羊同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義作況則此言淺薄巧言之人使君子輕忽惰廢我況多有之況益也馬注見釋文云截截辭語截削省要偏要也辭約指明者就偏字望文生義然則馬所據古文又作偏也云大念孫云有之謂親之也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云是不有寡君也杜注云有相親有也自悔其親佞人也昧

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注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
者如一作若斷斷猗注斷一作韶猗一作兮無他技
他一作它其心休休焉注鄭康成曰休休寬容也其如
有容疏昧昧者廣雅釋訓云暗也思者公羊傳云惟一
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釋詁云惟
思也能而通字而卽如也江氏聲云秦本紀云以申思
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自謂
思此一介臣僞孔以此文屬上讀云我前多有之以我
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詳玩經文實不然大學引此經如
作若者釋言云若如也介釋文云字又作个大學引此
經釋文作个卽介字別體也說文云斷
古文作韶引周書云斷斷猗無它技又曰韶亦古文廣
雅釋訓云斷斷誠也猗作兮見大學他作它見後漢書
謝弼傳注引此文大學釋文亦作它何氏注公羊云一
介猶一槪斷斷猶專也他技奇巧異端也休休美大貌

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則此言如有一槪臣其心專一
無他技巧其心休休美寬大如有所容納也馬注見釋文
云一介耿介者楚辭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注云耿光
也介大也是耿介爲光大也云端慤者端直慤愿俱見
前疏鄭注見大學釋文以休休爲寬容貌者端直慤愿
何氏注公羊云休休美大貌大卽寬容之義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人之彥聖注彥一作盤其心好之疏彥者釋
士爲彥詩疏引舍人注云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
大學注云彥一作盤盤大也聖者洪範云睿作聖不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注是一作寔以保我子孫疏
不啻不但也見前無逸疏鄭注大學云若已有不啻口
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大學作寔釋詁云寔是也保
者釋詁云安也言人之有技藝如已有之人之有美譽
通明者其心好之語時不但如自其口出言語不盡好
之之意也寔能容納之以能安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注職一作尚疏

黎者鄭注大學云衆也釋詁文職者釋詁云主也大學引作尚高誘注淮南云尚主也論衡刺孟篇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此今文尚書讀也僞傳以子孫黎民連讀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注 冒一作媚達一作通疏 冒者鄭注大學云媚妒也說文云媚夫妒婦也疾與嫉通說文云妒也或作嫉又云妒也鄭注大學云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于君也俾使殆危皆釋詁文大學達作通通達說文義也違者曹大家注幽通賦云恨也義亦相近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疏 殆者鄭注大學云危也釋詁文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疏 杭俗字說文作阬引見隍也周書曰邦之阬隍讀若虹蜺之蜺又云阬石山戴土也榮者韋昭注晉語云榮也懷者釋詁云安也慶者詩傳云善也尚者高誘注淮南及廣雅釋詁皆云主也言邦之不安爰自一人爲之邦之樂安亦主一人之善俱自責也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如秦穆公之霸也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秦誓第廿九終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注 史遷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益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融鄭康成皆曰書序孔子所作

疏 史公說見三代世表又說見孔子世家以序爲孔子作者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好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于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是兩漢諸儒皆以書序爲孔子所作也史公云序尚書則畧無年月者虞

夏書無年月云或頗有者商書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周書有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二條是有年月也云然多闕者謂其餘皆闕文不可錄也漢書歷律志引三統或有年月與史記不同至竹書紀年及皇甫謐帝王世紀所載甚詳不知何據故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以來始有甲子也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者即今書起堯典訖秦誓也云編次其事者今書序之次今古文或不同馬鄭又異鄭于成王征序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此未聞則書序非孔子舊編之次也史記所載書序有大戒篇目今本脫之而僞傳以女鳩女方爲二篇以就百篇之數非也當并二篇爲一增大戒馬鄭說見書疏知孔子所作者疏以爲依緯文而知之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書序云作序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今僞孔傳以此序散入經中各冠諸篇非舊式也

虞夏書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注）鄭康成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作堯典（注）鄭康成曰舜之美事在于堯時（疏）鄭注俱見書疏云書以堯爲始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史公意與鄭合也云使若無先之典然者楚語申叔時曰教之訓典注云訓典五帝之書是堯已前書有名典者此始自堯故云無先也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者嫌堯得舜即避位不爲天子故釋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即眞則堯爲天子如故也故云堯尊如故堯典文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今古文同今正義本以愼徽已下爲舜典始自僞孔傳也

虞舜側微 疏 敘玉篇作微引此文云微賤也微即說文
敘字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
也是微爲賤也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注 鄭康成曰
入麓伐木 疏 歷者釋詁云數也鄭注見書大題疏作舜典 疏 趙岐注孟子
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
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趙氏雖有此言
而孟子所載諸舜事不稱舜典未敢據增
今以各書所引佚文有篇名者附于序後
帝釐下土方 注 馬融曰釐賜也理也設居方別生分類
作汩作九共九篇 注 馬融曰其法也鄭康成曰汩作九
共已逸槀飫 疏 帝釐下土釋文云下上絕句一讀至方
字絕句今書亡難以定之馬注俱見釋
文云釐賜者詩傳文詩既醉疏引釋詁釐予賜也今爾
雅作賚予又云理者理與釐聲相近云其法者詩傳文

鄭注見書疏云其汩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
案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祕府也亡者竟亡其文故漢人
所云逸十六篇亡于晉永嘉之時也書疏云鄭注書序
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云云不數
槀飫以其亡也汩依僞傳訓治當作汩从曰
槀依僞傳訓勞當作槀从木飫即餘省文
經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敎 疏 大傳虞夏傳引書
曰路史後紀十一
引作民以無敎辯者說文云治也詩采菽云平平左
右亦是率從傳云平平辯治也敎者說文云出游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注 鄭康成曰大禹謨曰逸 疏 釋文云矢本作夭謨字又
云一十三篇已逸也下同不更出益稷疏云馬鄭所據
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作暮鄭注見書疏即上所
文案僞傳割分皐陶謨來禹已下爲益稷因
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也見皐陶謨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注 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 疏 釋文云貢字或作贛鄭注見書疏云厥田上上等爲地形高下下卽肥磽也肥磽者孟子告子篇云則地有肥磽趙注云磽薄也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段氏玉裁云疑當有作禹貢三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注 史遷說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帝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避亂于洛汭 疏 一作國 疏 楚語士豐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注

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案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云夏有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案啟字當作夏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注云太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云云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段氏玉裁云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氏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卽觀也之歌蓋謂往觀也觀地卽雒汭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畔觀縣非洛汭韋注最明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畔觀縣非洛汭

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費之爲盼作僞者泥于歌字造爲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案段氏說誠有識之言蓋啟子五人兄弟五人更立必是兄終弟及安得同時作歌據竹書紀年云王季子則五觀者其第五子也馬注見釋文云須止釋詁文鄭注見書疏

經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

疏 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云云惠氏棟云乃當作子是也淫溢與佚通言淫蕩也野于當作于野于往也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莧當作筦形相近字之譌即管磬也湛與媅通渝與輸通言啟子淫佚安樂往野飲食樂聲鎗鎗銘銘力于磬管媅樂昏濁于酒委輸其食于野萬舞之盛顯聞于天天弗用之

義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胤征

注 鄭康成曰允臣名允征已逸

疏 義氏和氏世爲日官春秋左氏桓十七年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典歷數者也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義和湎淫是義和歷世爲日官至中康時湎淫廢職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允臣名者顧命云允之舞衣鄭注云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僞傳以爲國名非也

經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疏 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允征云郭氏注爾雅釋詁引書云劒我周王即允征也昭者釋詁云詔導勵也劒者釋詁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鄭注禮記云忠信爲周非殷周之周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注 鄭康成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

湯所都 疏 契至湯凡十四世周語單穆公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注云元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亳者薄假借字大傳云夏人歌曰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俱作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記秦本紀寧公三年與亳王戰亳王奔戎正義引括地志云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案在今陝西非湯薄都也作帝告 注 史遷告作誥一作告案僞師今河南縣與濬縣相近史公告作誥者鄭注緇衣云告古文誥一作告者索隱云古今人表亦作告史公無釐沃者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嚳來居洽沃土又云二篇未可據也

作告釐沃 注 史遷無此二字鄭康成曰帝告釐沃亡 疏 告與嚳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亳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丘顓頊墟案在今河南濬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者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又云盤庚所從都之案偃師今河南縣與濬縣相近史公告作誥者鄭注緇衣云告古文誥一作告者索隱云古今人表亦作告史公無釐沃者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嚳來居洽沃土又云二篇未可據也

經 施章乃服明上下 疏 因學紀聞二云尚書大傳帝告曰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案王氏應麟說非也伏生以秦時藏百篇于山中親見其文故記其剩語若孔壁逸書無帝告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注 鄭康成曰湯征亡 疏 考孟子滕文公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共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

謂也趙注云葛夏諸侯嬴姓之國又注葛伯仇餉云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孟子又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此湯征文作僞者誤后來其蘇氏軾云書而后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征文但趙氏止云逸篇故存其文于疏段氏玉裁云書二國也書逸篇也案此疑亦湯征之仲虺之誥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于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經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疏史記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云云作湯征王氏鳴盛曰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大傳亳作薄疏釋詁云適往也伊尹適夏者趙注孟子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案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蓋伊尹爲湯貢士而適夏也鄭注大傳云是時伊尹仕桀醜者說文云可惡也春秋左氏昭廿八年傳云惡直醜正是惡也醜亦惡也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注史遷無乃字汝俱作女方作房疏史公無乃字江氏聲以乃爲衍文會曰遇方房古通字詩謂字甲始生而未合時也遇者穀梁隱八年傳云不期而遇也伊尹既入亳之北門遇汝鳩汝方則知是湯之二臣名矣作汝鳩汝方注鄭康成曰女鳩女方亡疏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間居深聽

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見路史疏仡紀夏后紀新序刻奢篇云桀作瑤臺罷
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
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
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
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鶡
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拊然而作啞
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
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此
亦用大傳文也大傳今多缺佚韓詩外傳二亦于此有
脫文故載新序于疏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鳴汝方
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書疏云鄭
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
釐沃湯征汝鳴汝方於鄭元爲商書案汝鳴汝方僞傳
云二篇亡似非也伊尹同時遇汝
鳴汝方安得作書二篇蓋一篇耳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史遷此序在湯誓

典寶後鄭康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其時然
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
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
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疑至臣扈注馬融曰疑至
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鄭康成
曰疑至臣扈亡疏漢書郊祀志作罷云湯伐桀欲罷
以周棄代爲稷祠注應劭曰夏社不可作夏社迺罷烈山子柱而
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
夏社又書疏引明法以薦作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云犧伯
牲既成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湯當伐桀之
時旱致災者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

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收鄭氏云七年者大傳云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漢書靈錯傳云湯有七年之旱然則五年者據不收而言七年中有禱而得雨之年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春秋左氏昭廿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王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考國語則厲山氏之子曰柱也書疏云孝經說社爲土農者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棄是配食者僞傳云革命創制改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王氏鳴盛駁之云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大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

別立壇壝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遽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僞孔必欲立異然則殷之亳社其即仍夏之亳社乎必不然矣史公無疑至臣扈未知是一篇名或二篇即是二篇也馬注見書疏云疑至臣扈二人名者君奭篇言大戊時有臣扈不審即是其人否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鄭康

成曰鳴條南夷地名 孔 陑亦未詳其地所在也史記殷本紀云桀敗于有娀之墟桀犇于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亭是也後漢書隱逸傳云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注或言陳留平邑今有鳴條亭也案括地志以鳴條爲在安邑本皇甫謐之言亦見書疏殊不可信鄭

注見書疏及夏本紀集解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人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伐三艘三艘在今山東定陶南巢縣則桀所奔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周書殷祝解云湯將放桀丁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亦鳴條爲南夷之證也作湯誓疏書疏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案湯誓今文古文俱有非亡篇而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周語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注云湯誓尚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

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辭非伐桀誓師之文也方與夫聲相近當爲萬夫蓋爲民請命之詞趙岐謂是今湯誓散亡者非也或此篇卽是夏社佚文所謂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姑附爲疏于此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注史遷艘作叟鄭康成曰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艘疏敗績者春秋左氏莊十一年傳云大崩曰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艘亭定陶今山東縣屬曹州府鄭注見堯典疏引伊訓者孔壁古文有伊訓今則亡之鄭氏猶及見也征卽伐也孚與俘通俘厥寶玉疏俘者釋詁云取也誼伯

仲伯作典寶注史遷誼作義仲一作中鄭康成云典寶已逸疏史公誼作義者古今人表亦作義伯中伯是仲亦作中也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案書疏舉鄭注書序云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疏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揆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疏所舉次第不同者尚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後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或在前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注史遷大坰作泰卷陶一無陶字疏史公大作泰坰作卷陶者俱聲相近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餉又作洞又云其下陶字是衍耳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中虺作誥注史遷虺作鼃鄭康成曰仲虺之誥亡疏史公虺作鼃者鼃當爲鼃省文見說文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鼃之言也又作鼃春秋左氏定元年傳云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盡心篇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注云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是仲虺卽萊朱也

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疏春秋左氏襄三十年鄭子皮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同又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疏墨子非命篇上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江氏聲云式用也爽當爲喪案用爲襲聲相近式爲伐厥爲闕

形相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爲謀而莫若已者亡（注）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蘄之言也曰云云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注）史遷黜作絀鄭康成云湯誥已逸（疏）黜者說文云貶下也史公作絀通

（經）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

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注）立一作土昔堯九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怨（注）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疏）殷本紀云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曰云云以諸儒不據以編入廿九篇中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案殷本紀載此文至於東郊有功於民皆作於久勞于外下文有功于民又作于蓋傳寫誤作於也尚書皆作于立一作土之一作政皆集解引徐廣曰

伊尹作咸有一德（注）鄭康成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咸有一德已逸（疏）堯典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僞傳系之太甲在湯誥後僞傳系之太甲時誤也鄭注見堯典疏

經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疏緇衣引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書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絶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子案鄭注緇衣云今亡錢氏大昕云或今逸之譌殷氏玉裁云是篇本逸而亡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疏緇衣引尹吉曰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今亡咸

尹躬天見于

咎單作明居 注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人之法也鄭康成曰咎單亡 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咎單湯司空者王制鄭氏以爲殷制

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法王制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注史遷說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康成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

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疏）史公說太
子太丁云云史記正義云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
鄭注見史記集解以肆爲陳者周禮注同云言湯之法
度者徂往也后君也已往之君卽湯之法度也已

（經）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疏）孟子萬章篇引伊訓
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
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
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也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
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明爲下則遜（疏）荀子臣道篇引書曰注云書伊訓也
案揚倞時伊訓已亡此注或據舊說惟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疏）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說云商十二月乙丑朔
冬至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曰冬至越茀記

先王于方明曰冬至之歲也注如淳曰
觀禮諸侯觀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
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
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案誕者釋詁云大也資爲咨
假借字資有牧卽堯典咨十有二牧也太平御覽四百
八十引三禮圖曰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載

予在亳征自三朡（疏）堯典疏云鄭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注）史遷說帝太甲既立三
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鄭
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疏）桐宮者史記正義引
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
縣西南五里也案偃師今河南縣屬河南府鄭注見史

記集解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注 史遷說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鄭康成曰太甲三篇亡 疏 釋詁云思念也庸常也謂思五常之德

經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疏 表記篇引太甲曰注云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疏 緇衣篇引太甲曰注越之言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疏 緇衣篇引太甲曰注云辟法也虞度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顧諟天之明命 疏 大學篇引太甲曰注云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疏 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曰注云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緇衣篇引太甲猶可違作不可違也不可活作不可以追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疏 史記集解云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亳近已氏正義引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 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注 鄭康成曰沃丁亡

伊陟相大戊 注 馬融曰大戊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其生于朝 注 史遷說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鄭康成曰兩手搤之曰拱 疏 馬注見釋文云大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大戊爲小甲弟大庚子世表則以大戊爲沃丁之弟是亦大甲子也馬氏據世表史公說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其生於朝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鎭撫百姓三日而穀亡韓詩外傳三云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山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君道篇云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亡漢五行志引劉向說亦同以爲高宗武丁時事蓋大戊卜于湯廟故謂爲湯時事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古文以三宗傳聞異辭故各從其師說然則孔安國古文說爲大戊時伏生今文說爲武丁時呂氏春秋以爲湯時

者誤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兩手搤之曰拱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滿兩手曰拱

伊陟贊于巫咸 注 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

康成曰巫咸巫官 疏 贊者漢郊祀志注孟康曰說也案巫咸爲巫官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馬注見釋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其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是古之巫必有智聖聰明者爲之馬氏以經稱巫爲在女之名故特云男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

乂作治說爲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馬融曰

乂治也鄭康成曰咸乂四篇亡 疏 乂與艾同說文云治也史公乂作治與說

文同云作大戊今書序作咸乂四篇下無此三字江氏聲云據史記則此當有大戊篇目也書序下云大戊贊于伊陟承此序之下大戊下當有二畫作重文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注 史遷說帝大戊贊伊陟

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

禹湯之道我所修也鄭康成曰伊陟亡原命已逸 疏 史公說爲贊伊陟于廟者君冊命其臣必于廟中云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非篇名也江氏聲云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讓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爲再命也又云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耳段氏玉裁云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伊陟三字不得緣誤立說堯典疏云鄭注書序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原爲臣名者說命畢命冏命等皆以臣名命篇故依

以爲說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注史遷囂作隞說爲仲丁書闕不具鄭康成曰仲丁亡疏仲丁據殷本紀爲大戊子史公囂作隞者二聲相近詩車攻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搏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注鄭康成曰河亶甲亡疏河亶甲殷本紀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河亶甲爲仲丁之弟也相者地理志相縣屬沛郡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

祖乙圮于耿注史遷圮作遷耿作邢馬融曰圮毀也鄭康成曰河亶甲居相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鄭

康成云祖乙亡疏祖乙殷本紀云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圮者釋言云毀也耿者地理志云岌農郡皮氏耿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岌農郡皮氏耿鄉史記正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案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一里耿城故耿國地有邢亭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鄭康成曰治一作始亳一作宅疏五遷見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治一作始亳一作宅疏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二十里東晉云汲冢古文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作始亳作宅者書疏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史記項羽本紀集解云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案書疏與古文同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自奄遷於殷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殷鄭注見史記集解說見盤庚疏 民咨胥怨 注 鄭康成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作盤庚三篇 疏 鄭注見書疏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注 史遷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馬融曰高宗始命爲傅氏鄭康成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得一作導說一作兌 疏 說文夐營求也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巖穴也一切經音義一引倉頡宏詔定古文官書導得二字同體云說文導取也尚書高宗夢導說是也史公說使百工營求之野者百工百官也云得說於傅險中者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墨子尚賢下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傅巖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虞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案所引地理志當爲括地志字誤也云

胥癖者漢書注晉灼云胥相也癖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馬鄭注俱見書疏說與史記同也說釋文云本又作兌音悅作說命三篇注鄭康成曰說命三篇亡疏于遜注楚詞云說命是佚篇也

經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疏禮大傳說命引書曰注云闇居凶廬三年不言讀如鵪鶉鵪謂廬也傳曰高宗曰以今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疏楚語曰公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

以余正四方云云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曰云云注云頻善也茲此也又云使靡礪已也又云喻遭津水又云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又云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又云以失道比跣跣而不視地必傷也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書逸篇也說文宵讀若周書若藥不瞑眩案周字誤潛夫論五德志引此文與楚語畧同若津水作若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旱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作爾交修余無余棄　念學記篇引同注云兌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疏于遜注楚詞云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學記篇引兌命曰注云已之學半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疏學記篇引兌命曰注云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　惟口起羞惟甲胄

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疏 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葠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胄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疏 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作煩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注 史遷祭成湯下有明日雊作呴鄭康成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飛一作翬升一作翬登 疏 史公云明日者以經文云高宗肜日知之雊作呴者呴俗字漢書五行志引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翬雉登鼎耳而雊疑今文作翬作登也鄭注見書疏云鼎三公象者易鼎象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云又用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又六五鼎黃耳金鉉虞翻曰鉉謂三貫鼎兩耳鄭注士昏禮云扃所以扛鼎今文扃作鉉然則扃鉉同物所以貫鼎耳舉行者是鼎用耳行也云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疘與劉歆合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注 鄭康成曰高宗之訓亡 經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疏 坊記引高宗云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

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疏云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 注 史遷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又說西伯決虞芮之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大傳說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吠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馬融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鄭康成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疏 史公說紂以西伯公云見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以其爲九侯鄂侯死竊歎非因三伐皆勝此古文說也又說西伯決虞芮之訟云見周本紀以敗耆國爲受命四年事非出則克黎亦古文說也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賈誼新書君道篇云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詔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梏于羑里

七年而後得免此皆古文說亦見春秋左氏襄卅年傳
夫云嚚然而歎拘之羑里與殷本紀同云七年而後得
免則非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出而伐耆也大傳
說伐于伐密須伐畎夷在囚羑里及伐耆之前與周本
紀伐大戎密須在敗耆之前伐邘在後不合此今文說
異于古文者馬注見釋文云咎周者爲周所咎謂紂爲
周所惡也鄭注俱見詩文王疏云咎惡者韓非子難二
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事舉而紂惡之卽此序
咎周之謂故云咎惡也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
傳畧說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
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
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
爲閒田見文選西征賦注云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周
者據韓非子則三伐謂侵孟克莒舉豐也韓子所言伐
孟則與邘耆相近云伐密須考詩皇矣說文王伐密之
事云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引作以遏徂
莒則伐密須卽克莒也惟舉豐則在伐黎之後又案周
本紀惟伐大戎密須在敗耆之前伐邘伐崇作豐皆在

伐耆之後鄭云三伐皆勝蓋用大傳及韓非說也子傳
參差今古文各異不能盡一也云拘于羑里者地理志
云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史記正義曰牖一
作羑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七里云乘勝者高誘注呂
案羑里在今河南蕩陰縣北七里云乘勝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義同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亦
見大傳云文王釋而伐黎
明年伐崇皆大傳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受 注 馬融曰
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鄭康成曰紂
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
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疏 馬注見釋文云
相近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者未詳所據鄭注
見書疏云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者周書
克殷解云殷未孫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
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卽

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既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是紂號曰受德也鄭云帝乙愛之也云時人傳聲轉作紂者受紂聲相之遂謂帝乙愛之也云近稱受德者或單言受殷本紀云天下謂之紂也云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名而藏之則受德之號史必知之孔子作序時脩作春秋本魯之舊史不改其文也案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爲一篇則受字始見于此序故疏所引鄭注云泰誓僞孔散序冠之篇首則受字始見于此序故疏云在此此是大誓之注今姑仍之 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 注 馬融曰錯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注

鄭康成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 疏 馬注見釋文云錯廢者論語爲政篇云舉直錯諸枉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爲廢也鄭注見詩大明疏說本呂氏春秋見上奔告于受疏此注亦應在微子篇中復存于此

書序第卅上終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卅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疏史公說九年東觀兵居二年伐紂十一年渡孟津作大誓與今文十三年伐紂不合蓋問故孔安國者與書序亦無不合此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一月者即史記之十二月據終其事而言不述觀

兵還師也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十一年云十二年者以一月戊午爲明年正月數之也是書序史記呂氏春秋說皆不異葢古文說也鄭注見詩文王疏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江氏聲云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篆云受天命是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然則武王自卽位至伐紂時才匝五年爾則此言十一年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者易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又云亡殷者紂黒期火戊倉精授命汝正昌鄭注云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將相戊土也又當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已塞水是明倉精絶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也案二十九歲受命至四十歲則十二年矣序云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部四十歲者葢據中候我應文王受命在季秋三月踰年爲元年故十一年當戊午部

四十歲也鄭必知然者以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次也當周初之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太歲在未也却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巳矣詩文王疏引三統歷云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朔以甲子之日爲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朔以癸卯爲部首二也從此以後王午爲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己酉部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準此以推則戊午部之前凡六部爲歲四百五十六以六十歲除之凡七終而餘三十六初歲甲寅則三十六歲已丑然則戊午部之初年庚寅歲也其二十九年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以三十年已未歲爲一年則十三年武王伐殷歲在辛未當戊午部之四十歲也依鄭氏說此十

一年爲戊午部之四十
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
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六
七千七百五十六以六
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
十九日乃滿二萬七千
六歲之日數故後年初
數之以後壬午辛酉等
推至其末乙酉部之終
得甲子是紀首日必甲
未然試推之一紀之歲
十五匝而餘二十歲更
初紀之首歲甲寅次紀
紀乃首甲寅凡歷三紀
戊午部若以甲戌紀甲
皆不與周語歲在鶉火
是甲寅紀之戊
午部四十歲也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注史

月戊午者商之十二月卽用之一月一月卽系十一年
書序本無脫誤不必信劉歆鄭氏之說而疑古文也漢
書律歷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
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
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爲
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爲十三年事似書序
一月上當有十三年三字也江氏聲云諸家以爲十三
年之一月者國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
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此謂十三年誅紂
時也律歷志引三統云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
晨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
傳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
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
度于孟津是以此序與
十三年事矣韋昭注云
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

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矩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天黿之首也是說本諸劉歆亦以爲十三年事又云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則十三年事序兼總兩時于十一年不月者以經言四月文自明矣不言十三年者以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殘缺安知中篇不具有一年月而序因此略其年乎王氏鳴盛云詩大明疏歷引國語律歷志而又云歲月日辰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非用算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歷久失據漢志考伐紂月日已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度推爲辛未但史記年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詳伐紂月日可考而年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經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

疏 周禮太祝疏引太誓曰案上文稱太子發當在白魚入舟未稱王之前以無所據未知連屬之處故不附本篇疏有以下二字疏約之詞故改爲菊注字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疏 漢書郊祀志引泰誓曰注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言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說之云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此或鄭注顏所本也

傳 漢書平當傳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亡窮

疏 旨立功立事則可長生言陳古先哲王之格言亦無明文可據不知連屬何文故不附本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疏 說苑臣術篇引泰誓

又見潛夫論書績篇及漢書武帝紀有司議曰用其文既不云泰誓文字有異同不具辨

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疏

緇衣篇引太誓曰注云太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子武非我武功善文者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亡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疏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曰注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子羽引太誓同注云逸書周語單襄公引太誓同注云今尚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鄭語史伯引太誓同紂

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疏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引太誓注云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也今太誓無此語成二年傳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又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疏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注云泰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疏

墨子兼愛下引泰誓曰乍古與作通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疏

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又非命篇中引泰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中引泰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

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疏 墨子非命篇下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泰去發未詳或太子發三字之誤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疏 墨子尚同篇引泰誓之言然曰案此蓋言紂荷政也即漢書見知之法先王所無 我武維揚侵予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疏 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曰注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事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疏 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注云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疏 詩烝民箋引書曰疏云大誓文獨夫紂 疏 荀子議兵篇引泰誓曰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疏 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則此三百人當是三千人之誤也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劒則虎賁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官樂記言虎賁之士者周公制禮用二人爲虎賁之官爵爲下大夫屬之司馬其次中士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衛之士非必下大夫也樂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事虎賁故是士也墨子明鬼篇下云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風俗通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於牧之野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如虎之奔赴也則三百人亦

作四百八百人未詳與受戰于牧野注鄭康成曰牧野紂南郊地
坰野即此文鄭注見詩大明疏作坰疏牧說文作坰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注史遷說乃罷兵西歸
行狩記政事疏史公說見周本紀獸作狩者詩車攻云
於敖又漢張遷碑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以狩爲獸
古字通用識作記者廣雅釋詁云記識也文選魏都賦
云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尚書曰往伐歸獸樂記
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呂氏春秋愼大覽云然後濟於河西歸
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
服鬻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疑皆武成逸文正此序所云歸獸也作武成注鄭康成

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疏鄭注見書疏云
武成逸書者孔壁所得古文本有武成以其不列學官藏在祕府故謂之逸書云建武之際亡者建武是光武紀年武成至此又亡其殘文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歷志古文尚書本五十八篇今二十九篇者班氏當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脫一篇爲四十六卷藝文志載之武成亡後記見存實數也

經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遹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疏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說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注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魄質也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疏同上志又說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朔明日閏月庚申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

四月已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翌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云云注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案咸與幾通說文幾絕也讀若咸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甲子乃以庶國祀酸于周廟

耳曰酸

同上注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酸獻于廟而告祀也截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作洪範

周本紀武王九年東觀兵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洪範編篇宜在作分器後但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且以洪範先于微子或古本次第與今不同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注史遷作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鄭康成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班一作般分器亡

史公班作封者古借邦爲封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卽周語之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序云邦康叔疏云古字邦封同封諸侯者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周本紀云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封尙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於蔡其餘各以次受封案呂氏春秋云鑄卽祝黎卽薊聲相近也舜者周禮司尊彝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鷄彝鳥

彝畢彝黃彝虎彝蜼彝釋器云彝卣罍器也說文云彝宗廟常器也史公云分殷之器物益克殷所得器物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云卣中尊尊者彝爲上罍爲下又注周禮鬱人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也班釋文云一作般

西旅獻獒 注 馬融作豪曰酋豪也鄭康成曰獒讀若豪

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旅獒已逸 疏 旅者廣雅釋詁云客也晉語云禮賓旅遠國以客禮待之故稱曰旅獒當爲敖或爲勢經文必不从犬說文云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嗾夫獒若尚書有此字許氏必不引後出之書馬鄭亦必不以爲酋豪矣此僞孔所改宇馬注見釋文云獒作豪者馬氏見孔壁書如此也云酋豪者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羌盧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注文賴曰羌胡名大帥爲酋如中國言魁趙充國傳先零豪注孟康曰帥長也鄭注見書疏云西戎無君云者吕氏春秋恃君覽云氐羌呼唐離水之西獒人野人偏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疆則分種爲酋長 太保作旅獒 疏 太保僞傳以爲召公非也周書史記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僞者以此太保爲召公疏謬甚矣

巢伯來朝 注 鄭康成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 疏 巢伯者魯語云桀奔南巢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案巢即今安徽巢縣鄭注見周禮象胥疏及王制疏書仲虺之誥疏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者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云世一見者周禮大行人職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 芮伯作旅巢命 注 鄭康成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疏 旅巢命之旅亦與西旅同訓廣雅釋詁云客也鄭注見詩桑柔疏云芮伯周同姓者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注 有疾下馬融有不豫 疏 有疾釋文云馬本作有疾不豫書序云周公作金縢者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書明堂解云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則經文有云王既喪之事在五年之後既非周公所作又有秋大熟天動威之文今文以爲周公死後之事可見孔子序書時必非一篇故以爲周公作金縢也說詳金縢疏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之前今文如是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注 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疏 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是在周公攝政元年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是三監之叛即在武王崩後孔安國古文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王既喪即是武王崩也鄭氏則以金縢既喪爲終喪故此注亦言居攝二年之時蓋衛賈逵壁古文之說既之義得爲終亦爲卒也此則與今古文不同者鄭以周公避居亦與史記說異未可定其是非鄭注見詩東山疏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者周書作雒解云武

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僞傳不及霍叔非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注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貶退也疏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則古文不以周公爲有避居之事也鄭注見詩東山疏云自迎周公而來者詩九罭云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衮衣衮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是毛氏亦以周公爲有避居之事也云蔽已解者詩鴟鴞序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伐柯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序同是謂蔽也啟金縢迎歸周公而始解矣云黜貶退者說文云黜貶下也作大誥注誥一作誥疏釋文誥本亦作誥案汗簡集韻皆有誥字據汗簡四聲韻其字下从丌說文所無未詳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注鄭康成曰黜殷命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微子之命亡疏周本紀云初管叔卑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宋微子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鄭注見詩有客疏云微采地名微子紂同母庶兄者見微子篇疏云武王投之于宋注云投舉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祿父于殷墟令奉其先祀不絕也云投舉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疏引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疏引發畢守云六年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唐叔得禾注史遷畝作嘉穀異畝同穎注史遷畝作母

鄭康成曰二苗同爲一穗（注）史公禾作嘉穀見周本紀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詩生民云種之黃茂之小米也畝作母者母與拇通易咸其拇虞翻注云拇是大指也王逸注招魂云拇手拇指也是手足指皆爲母異母如枝指也其上合穎經文作畝假借字僞傳以畝爲壟非也穎者詩傳云垂穎也少儀疏云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案說文穎本禾末并粟言之亦爲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畝爲苗亦知畝即母也以穎爲穗說文采禾成秀也或作穗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注）史遷爲東征管蔡故云兵所也作歸禾（注）史記周本紀云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古文以周公居東東作兵所（注）史公歸俱作饋見魯世家歸作饋者檀弓云饋祥肉鄭注上虞禮作歸祥肉論語先進云詠而歸鄭注云

魯讀饋爲歸今從古一切經音義七
饋古文饋同是歸饋俱與饋通也

周公既得命禾（注）鄭康成曰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旅天子之命（注）史遷旅作魯一作嘉作嘉禾（注）鄭康成曰嘉禾亡（注）旅者釋詁云陳也鄭注見書疏史公旅作魯者見周本紀說文旅古文作㫃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是魯與旅通也旅一作嘉見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大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於周公道路攸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

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又見說苑辨物篇敬求作敬受此或經之佚文姑附于後

經 周公奉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注 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曰說之云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案嘉禾不在逸十六篇之內是七書之殘語僅存者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注 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殺叔者蓋赦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封一作邦 疏 鄭注見衛譜疏及書疏云言伐管蔡爲因其國者居前人之故國曰因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云康爲號謚法解云安樂撫民曰康是也云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者鄭詩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 疏 段氏玉裁云惕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謂書序存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商書闕酒誥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注 鄭康成曰欲擇士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疏 周本紀以作召誥洛誥在反政成王後見本篇疏書疏云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恐王惰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周公洛誥爲反政成

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也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相視者釋詁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注 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 疏 鄭注見公羊宣十六年傳疏云天下太平者詩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作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是也 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注 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民無知之稱 疏 頑有衆義皐陶謨云庶頑讒說史記釋爲諸衆讒毀以諸訓庶衆訓頑是也此頑不當以頑鄙之義爲訓周書作雒解云獻民遷于九畢孔晁注云賢民士大夫也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亦不云頑民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此皆士者以篇名多士春秋左氏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卽此民也云民無知之稱者鄭注周禮遂人云變民言甿甿無知貌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注 史遷誥作告 疏 史公作告見周本紀魯世家無逸在多士前

周公作無逸 注 史遷逸作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注 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相成王爲左右 注 馬融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 注 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鄭康成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 疏 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

師氏保氏爲大夫者周禮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二人是也周公居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爵故鄭又云聖賢兼此官周公爲聖召公爲賢也馬注見釋文云分陝爲二伯見公羊隱五年傳又注見史記燕世家集解云不宜復列臣位以爲苟貪寵者不去位之魯也鄭注見書疏意同馬氏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旣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說知當作去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注 史遷踐作殘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疏 史公踐作殘見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大周公反政成王作召誥洛誥多士無佚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則是以此東伐也書疏云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旣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徐戎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漢書王莽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是奄在魯南淮北也詩破斧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魯世家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又與周本紀不同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鄭用今文說也據此則編篇當在康誥之前且多方篇云昔朕來自奄今列于多士無佚之後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意也云踐讀爲翦翦滅者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當爲翦翦殺也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

踐往則漢人亦說踐爲往不必如大傳也吕氏春秋下文云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作成王征注馬融曰征正也

鄭康成曰成王征亡疏征正行也大傳書序有揜誥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宫案今文說踐爲籍之謂殺其身云云書序云遷其君薄姑說與大傳異也揜同奄疑卽成王征故附其說于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注史遷蒲作薄馬融曰齊地名鄭康成曰奄既滅矣其君佐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疏作薄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破斧疏皆以蒲姑爲齊地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于使詹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書地理志云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蒲姑之地蓋以蒲姑氏居之而得名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云其君佐人者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者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反是也不可復故言不可使復國江氏聲云據大傳蒲姑爲奄君名此序當言將遷其君蒲姑于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奄君也

鄭康成曰將蒲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注史遷作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疏史公說見周本紀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注史遷黜作絀滅作襲還歸在豐作周官注鄭康成曰周官亡疏堯典疏云孔以周官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案周本紀作多士後即作周官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是古文周官亦或在立政後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注史遷肅作息馬融曰息慎北夷也鄭康成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慎一作昏疏史公肅作息者釋文云馬本作息慎息聲相近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聲亦近肅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五帝本紀集解云北夷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魯語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砮石晉灼注漢書云東夷傳今挹婁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顏師古注漢書帝紀引周書序云肅昏來賀字作昏王俾榮伯注史遷俾作賜馬融作辨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疏史公俾作賜者俾疑當作畀釋詁云畀賜也馬注見釋文云本作辨鄭注士虞禮云古文班或爲辨鄭司農注周禮匪頒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則辨亦賜也王以肅慎分賜榮伯也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云榮伯周同姓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注云榮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故知世爲卿大夫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注史遷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
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
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
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
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
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周公勤勞
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
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

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
公之德也大傳說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
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
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
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
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
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
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

周公也鄭康成曰亳姑亡 疏 史公說見魯世家秋未獲已下至歲則大熟今以爲金滕文也據史記當是亳姑之篇後人以其辭有云開金滕書故連屬于金滕耳傳之既久不敢改易故附注于此大傳三年之後至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至所以禮周公也見吳中本三年之後據路史高辛紀下有周公致政封魯是當作致政封魯三年之後也周公死已下至予幼人弗及知見梅福傳注師古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云云與史記云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殊異蓋古文說此序成王葬于畢後因天變而改葬以王禮今文以爲將葬于畢也云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云云者是今文古文俱有秋大熟未穫已下之辭蓋宋人因其見于金滕而刪尚書大傳顏師古唐人猶及見完本也云魯郊成王者與史記郊文王殊異或成當作文字之誤也案序稱成王葬于畢告周公蓋以天變告之而以王禮葬于畢也云作亳姑者亳姑二字未詳其義僞傳云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非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注 鄭康成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牛遠郊 疏 鄭注見周禮載師疏及王制郊特牲疏 作君陳 注 鄭康成曰君陳亡

經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維艮顯哉 疏 坊記引君陳曰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猷也猷道也於是乎惟艮顯哉美君之德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疏 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克能也由用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疏 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

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注馬融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馬注見釋文

康王既尸天子 注馬融康王上有成王崩 疏釋文云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尸者釋詁云主也云主天子者主其事而未卽位也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注史遷作康誥 疏史公作康誥見周本紀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注史遷畢作畢公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

相應畢命亡 疏史公畢作畢公者周本紀云康王命作畢下脫公字鄭注見書疏云今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則此序事者漢書律歷志引三統有畢命篇鄭氏猶及見之故據以爲言也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者江氏聲云當云字抑或不同承冊命言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序不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冊命霍侯此序言作冊畢公是不相應也云非也者既不相應則逸篇非此篇書文段氏玉裁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

經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疏書疏引書字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云云注孟康曰逸書篇名惠氏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歷引畢命豐刑十六字鄭康成漢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篇爲說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 疏 大司徒者周禮序官云乃立地官司徒又云大司徒卿一人則是地官卿也 作君牙 注 牙一作雅鄭康成云君牙亡

經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疏 緇衣篇引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注 史遷說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之政作冏命復寧冏一作冏鄭康成曰冏命也 疏 史公云文武之道缺云云者冏命亡篇葢問之孔安國得其說也史記正義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葢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考周禮夏官序官太僕下大夫二人注云僕侍御于君之名太僕其長也說文冏引周書曰伯冏古文冏字古文也今漢書作冏尚書釋文作冏皆古今人表作冏冏葢今文冏字別字申誡集解引徐廣曰誡一作部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注 鄭康成曰蔡仲之命亡 疏 堯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於賈氏所奏別錄爲次

經 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疏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啟商葢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仲名書云注云胡蔡仲名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注 馬融開作闢

作費誓疏開作閟者釋文云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閟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閟字堯典疏云孔以粢誓在文侯之命前第九十七尚書大傳無誓亦在甫刑前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後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注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疏命告也案鄭注周禮太卜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是命爲告段氏玉裁云詩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則此序八字當作句讀告王得爲命王者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鄭釋呂命以爲呂侯受王命者見呂刑經注洛誥云仟來毖殷乃命寧亦是受命于寧王也訓夏贖刑者申訓夏時贖刑之法漢書刑法志引經文而說之曰益多於平那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書疏云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劓皆千荆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案刑法志所說疑今文史

公說爲甫侯言於王呂亦以命爲言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注馬融平王作王錫作賜文侯之命疏平王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也若是平王古文俱無平字也僞孔因史公劉向等必不以爲晉文侯事是今文虎通考黜篇云圭瓚秬鬯者白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注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黃流秬鬯也珪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 注 史遷穆作繆崤作殽

秦本紀秦繆公伐鄭在三十二年晉襄公追秦兵於崤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在三十三年史公穆作繆者史記蒙恬傳云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史記漢書多作繆繆穆聲之緩急穆爲假借字崤俗字當從左傳作殽 還歸作秦誓 疏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鬻師而哭于是悔過作秦誓則秦誓作于三帥歸時也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乃自茅津濟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曰云云則是三十六年敗晉渡河始作此誓與左傳不合或孔氏古文說也序云還歸作秦誓與左傳同

書序第卅下終

吳縣朱記榮校刊